

唐玄宗

◎流沙河

成都行宫推测



唐代天宝十四载（公元755年）十一月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叛，杀向长安，朝廷震动。至德元载（公元756年）五月，唐玄宗率官员和士兵共一千三百余人出逃。月底，奔抵成都的第四天，玄宗在成都大城内蜀郡衙宣诏大赦天下。可知当时皇帝暂时驻蹕蜀郡衙中，尚无行宫存在。当时所谓“成都大城”其实很小，东门城墙在今暑袜北街一线往南走向。由此往东走，便是城外了。唐玄宗驻蹕的蜀郡衙，据考在今之正府街一带。既然是暂住，就不能算是行宫。兵荒马乱逃来，不可能有行宫事先建好。

以予所见，最早提到唐玄宗成都行宫的，除了杜甫，尚有前蜀贯休的《读玄宗幸蜀记》诗中“及雷飘沦日，行宫寂寞时”两句，乃知确有行宫存在。其后《资治通鉴·唐纪四十·代宗永泰元年》又提到行宫，云：

玄宗之离蜀也，以所居行宫为道士观，仍铸金为真容。（剑南节度使郭）英义爱其竹树茂美，奏为军营，因徙去真容，自居之。

这座行宫并非新修建的，原来早在唐玄宗来成都

之前几年就有了。那时这里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修建的使院。事见《旧唐书·崔宁传》：“天宝中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（在成都大城外之东郊）尝建一使院，院甚华丽。及玄宗幸蜀，尝居之。（玄宗离成都返长安之后）因为道观，兼写玄宗真容，置之正室。”这里的“写真容”不是画肖像，仍是“铸金为真容”。所谓“铸金”，据考实为用金银铜铁锡五金铸造大型立体肖像。这座五金大型铸像被前面提到的郭英义移置到大慈寺内去了。算来这座玄宗五金铸像在行宫改建的道观正殿上供奉了九个年头，终被移到大慈寺御容院去继续供奉。因为道观已征用做军营，郭英义入住了，放置在那里便显得“不敬”，不得不移供到大慈寺去。

唐玄宗来成都是至德元载五月，离成都是至德二载十月，在这座行宫内至多驻蹕了一年又六个月。驾返长安后，成都行宫就奉命改建为道观了。此后玄宗退位，尊称为“太上皇”。这座由行宫改建的道观取名为何？以予所见，名上皇观。事见唐代章孝标在成都作的诗《上皇观》：

烟霞星盖七星转，想像先朝驻禁鸾。
辇路已平栽药地，皇风犹在步虚坛。
楼台瑞气晴萧索，杉桧龙身老屈蟠。
翻感惠休并李郭，剑门空处望长安。

诗中所见，行宫楼台杉桧仍存，步虚坛上皇风犹在，尚能想像当初辇路鸾车往来之状，可知为时未久。道观取名上皇，指太上皇，乃纪念在这里居住过一年半的唐玄宗，让后人勿忘这里曾经是行宫。这样说来，上皇观是其初名了。行宫改建成道观，工期要数月之久。待到竣工，取名为上皇观，已经是至德三载（公元758年）。章孝标作《上皇观》诗，查不出是哪年，但可断言总在至德三载之后。上皇观仅仅维持了短短八年时间，到了永泰元年（公元765年）就

废为军营了。名义上为军营，实则郭英又“自居之”。居住不到一年，被人上告谋反，而被诛杀。新任节度使杜鸿渐改建军营成为佛寺，取名为永泰寺，因为时在永泰二年。永泰寺维持了八十年之久，到了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，全国灭佛运动，终于被毁。毁废不久，到了大中年间（公元847年—860年）撤除灭佛令，恢复为佛寺，改名为圣兴寺。圣兴寺又维持了约五十年，到了前蜀王建永平年间（公元911年—915年），再次被废，改为军营。不到十年，王建薨，王衍即位，又改军营为道观。此时唐祚已移，不能再叫上皇观了，更名为兴圣观。从前的圣兴寺，圣指唐玄宗（大圣慈寺的圣亦然）。而今的兴圣观，圣则指王衍了。此地反复变易，概而言之如下：

使院——行宫——上皇观——军营——永泰寺——毁废——圣兴寺——军营——兴圣观

以上历时一百六十余年，凡八变易。可注意者，其间两度变作军营，亦有故焉。当初唐玄宗一千三百余人逃到成都，除少数官员外，大多数为军人。这些随驾军人肩负拱卫重任，必须驻在行宫附近，由此形成了固定军事用地。待到这些军人随驾走了，军事用地便成了“铁打的营盘”，自然另有军人来此入驻。驻军数量增加，一旦嫌窄，便要打上皇观的主意。所以剑南节度使郭英又侵夺上皇观，弄来“自居之”，实不足怪。到了前蜀皇帝王建，好个鄙军阀，懂什么古迹？他把纪念前朝玄宗皇帝的圣兴寺拿去又做军营，亦不足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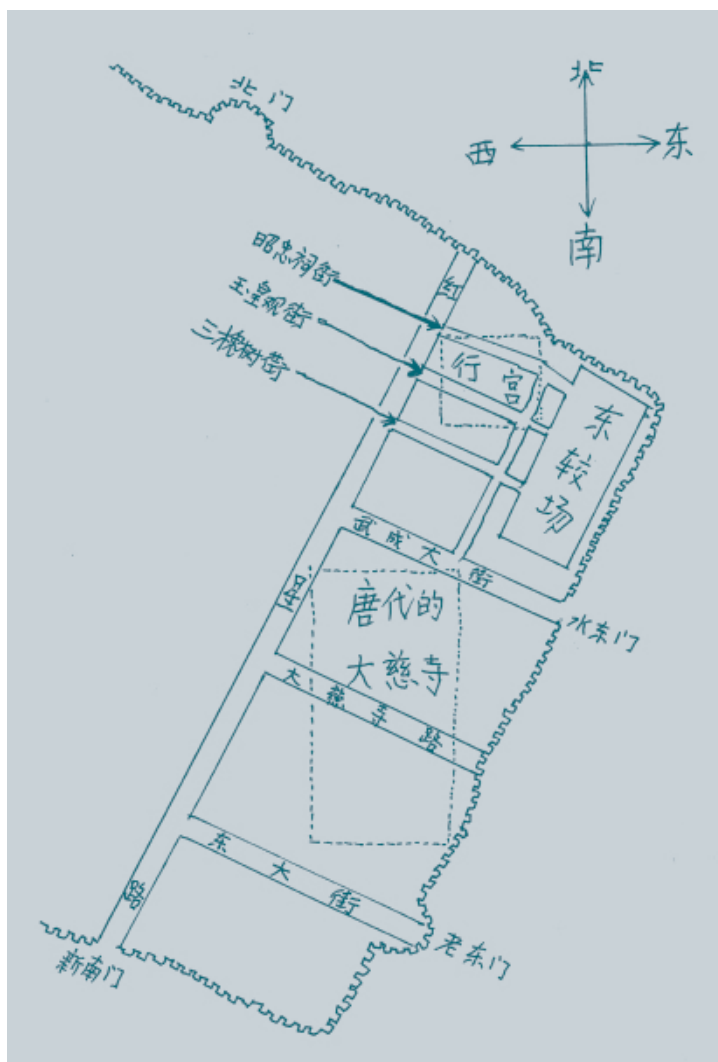
欲查明行宫旧址在哪里，须先弄清楚王衍在旧址上改建的兴圣观在什么位置。惜乎此路不通。倒是在《成都城坊古迹考》书中查到了圣兴寺的位置，真算万幸。书中引宋代李大临《圣兴寺护净门屋记》云：“成都府城之东偏，有寺曰圣兴，御史大夫王承俊之宅也。”乃知宋代的王承俊宅院曾是晚唐的圣兴寺之所在，其位置标明在“府城东偏”。宋代成都府城规模，实奠基于晚唐高骈所筑府城，较之此前的“成都大城”，已经向北向东两方大大扩展出去。从前远在东郊外的大慈寺和行宫旧址上改建的圣兴寺，经此扩展之后，都围入城墙之内了。不过行宫位置“东偏”而已。

什么叫“府城东偏”，看本文右图便明白。以予推测，行宫旧址应在玉皇观街北原有之玉皇观周围

一带。看图便知那里正是位于“府城东偏”。王文才与王炎两位先生合著的《蜀棹机校笺》书中推测圣兴寺“在大慈寺之北”，与予说或可互相发明。难怪玉皇观街周围，包括昭忠祠街、盖华寺街、城隍庙街、东较场一带，到清代仍然是驻军之地。不仅如此，便是玉皇观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之所在。更不仅如此也，至今那里还是军用地呢！“铁打的营盘”啊，教人不得不信。

我猜想玉皇观之名或许是从上皇观承袭而来的，改上字为玉字罢了。文友梦渔先生茶聚告知，唐诗有称玄宗皇帝为玉皇的句例数条，其一为张祜《赠歌者何戡》之“天宝初年事玉皇，曾将新曲教宁王”句。先生又云，《华阳县志》亦似有玉皇观为唐玄宗行宫之说，待查。

作者单位：四川省作家协会（成都）



唐玄宗成都行宫推测图（流沙河 绘制）